

海石多情，溪光春寒——永懷恩師丁邦新院士

In Memoriam Prof. Academician Ting Pang-hsin

陳貴麟 (Chen Guey-lin) *

著名語言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丁邦新教授於 2023 年 1 月 30 日在美國逝世，享壽 87 歲。美國時間 2023 年 2 月 12 日下午 1 點，臺灣時間 2 月 13 日上午 5 點，舉行丁邦新院士線上同步追思禮拜。筆者從螢幕上隱隱看到老師的臉龐，心中萬般不捨。2016 年 7 月 1 日臺大中文系主辦「詩中有畫畫中詩」義賣活動，筆者選購了

「溪光山色」這幅作品，一直掛在客廳的中堂。題詩：溪山自古無人畫，山色從來著墨難。海石多情長望遠，微波一片動春寒。首句出自東坡，二、三、四句為陳琪（雲琪）師母而作，情深意切，令人感動！看著牆上的畫，筆者作了一首詩，遙寄在天國或天堂的恩師。詩題是：海石多情，溪光春寒。

恩師駕鶴已西歸，料峭溪光海石徊。

著墨雖難皆上品，門人繼志占經魁。

（2023.3.11 雪霽高松——丁邦新院士紀念會，
臺大文學院演講廳）



詩中有畫畫中詩——敬存於中堂（2016~迄今）

筆者是丁邦新老師碩士班的指導學生，後來丁老師還幫筆者介紹了博士班的指導教授，大恩實在無以為報！關於丁老師的傳略、業績和學術，網路上可以蒐尋到相當多的資料。在傳略方面，丁老師於 1936 年 10 月 15 日出生於浙江杭州，早年在臺灣大學獲得文學士、碩士學位，後來赴美留學，獲得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系博士學位；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兼所長，並兼任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在 1986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丁老師的主要業績包括在漢語史、方言學、音韻學、南島語研究及漢藏語歷史比較等領域的突出貢獻；丁老師出版了九種專著，並發表了中、英文百餘篇論文；最特別的是 2020

* 作者現為中國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系（通識）教授兼華語教學中心副主任。

年在臺大藝文中心出版的《千石齋詩稿》，丁老師也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詩人。丁老師的主要學術經歷：在1972年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系取得博士學位後，曾任職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研究員及所長。丁老師曾在1989年至1994年擔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中國語言學教授，並在1994年至1998年擔任該校的Agassiz中國語言學講座教授。此外，丁老師在1996年至2004年期間擔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的教授及院長。

丁老師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他的學術成就和貢獻在許多領域都有所體現。本文擬在過去詞典、專著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寫，以彰顯先生的豐功偉業。除了丁老師《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的作者簡介之外，以最近出版的一本學術詞典為例，2017年廣東教育出版社《漢語方言學大辭典》，在〈吳語條現代人物〉當中，除了介紹了丁老師的生平業績之外，也從音韻和方言的角度略述較為特殊的學術見解。該詞條曾由丁老師本人確認過，因此可信度很高。

【丁邦新】1936～，男，江蘇省如皋縣人。臺灣第16屆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榮休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1959學士學位），中國文學研究所（1963碩士學位），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亞洲語文系（1972博士學位）。師從董同龢、李方桂兩位先生，論證嚴謹，對方言學及聲韻學有重要的貢獻。學術簡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1963-1964）、助理研究員（1964-1966, 1969-1970）、副研究員（1970-1975）、代理語言組主任（1973-1975）、研究員兼語言組主任（1975-1981）、研究員兼副所長代理所長（1981-1985）、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聘教授（1975-198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1985-1989）、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中國語言學教授（1989-1994）、講座教授（1994-1998）；國際中國語言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副會長（1992-1993），會長（1993-1994）；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1996-2004）。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語言學、漢語方言學、漢語史。國家級承擔項目：臺灣中央研究院聘任評議員（1990迄今）、學術諮詢總會委員（1991-1997）、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術諮詢會委員兼主席（1991-1997），委員（2011-迄今）、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諮詢會委員（1989-2000）、兼主席（1992-1995）、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諮詢委員（1997-2004）、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1989迄今）、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執行秘書（1986）。獲獎與榮譽：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1986），當選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2000），當選中華民國聲韻學會榮譽會員（2002），當選臺灣大學傑出校友（2011），當選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出校友（2011）；香港教育學院頒與「榮譽人文博士」學位（2011）；中山學術獎（1977），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第一屆1985、第二屆1989）；曾多次獲得下列機構獎助：國科會、哈佛燕京學社、蔣經國學術文化基金會。主要論著：《臺灣語言源流》（臺灣學生書局1980第三版）、*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魏晉音韻研究）（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5）、《臺灣方言源流》（臺北：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0；臺灣學生書局再版，1979）、《儋州村話：海南島方言調查報告之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4，1986）、《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中文或英文的論文上百篇，其中跟音韻學和方言學相關之學術貢獻如下：在中古平仄的討論中，反對「輕重、長短、高低」三種說法，從「明律、暗律」的觀點區分「平仄、四聲」的本質差異，前者就是「平

調和非平調」的對比，屬於文學的明律；後者「平、上、去」為長調，「入聲」為短調，屬於文學的暗律。(1975)通過中古漢語音節結構和各家的擬音，統計帶有-i尾和-u尾的音節，發現在全部陰聲韻母中所占的比例特別高，它們又跟上古的入聲字相配，其它細節或異論亦可說明原委或反駁，從而斷定上古陰聲韻有濁塞音尾。(1979)研究元曲韻字示意的同時，發現喬吉、汪元亨的作品跟周德清《中原音韻》差異頗大；從舌根鼻音聲母ŋ-和個人方言的角度，推論喬、汪二人作品反映某種江西方言。(1981)在趙元任、李方桂、Forrest、董同龢、袁家驊、詹伯慧等先生討論方言分區的基礎上，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孤立的方言島則以特例處理。(1982)在吳語聲調的研究中，重新檢視單字調的「本調」和連讀調的「變調」，另外提出平面性的「基調」和歷史性的「原調」。認為基調或可反映古代原調的陰陽徵性。某個方言字的本調有多個變調時，應探究其來歷和語音環境，如蘇州話的上聲變調。採用「以變調為基調」的方法，推究各小方言的基調之後，再上推吳語次方言的原調，最後擬測吳語的古聲調系統。(1984)在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認為浙江西南角吳語底層的白話音具有閩語的成分，可能南北朝時的吳語就是現在閩語的前身，而當時的北語則是現在吳語的祖先。(1988)在李方桂先生之學術基礎上，通過數字「五、六」以及「構詞法相同、系統性對當」等角度確定漢語和傣語（臺語）之同源關係。(2005-2008)

丁老師著作等身，學問淵博，但是講學時仍然謹慎謙虛。例如：在《音韻學講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初版，2018二刷，頁4）第一講研究漢語音韻學的

資料與方法的開場白中，丁老師說道：

我今天來講這門課……，覺得真是很難得。但是，我有一個缺陷……，近若干年來，我因為有行政責任，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院長，做了八年，所以呢，我的閱讀時間非常少，可能有些大陸學者發表了好的文章而我沒有看到，很有可能我根本不知道。……希望你們能夠告訴我。……我現在退休了，我希望在寫中古音的時候，能夠補課，慢慢地把這些文章該看的都看一遍。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一代宗師的勤奮好學、退而不休的風範。丁老師關於語言學的論文集有兩本，第一本是《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第二本是《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雖然篇名和內容很容易查到，但是丁老師如何縝密構思及嚴格論證，學界許多人未必清楚。根據上述的詞條介紹作為基礎，以下從兩本論集中選篇舉例，另外搭配《漢台語同源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音韻學講義》等書，表彰丁老師在漢語史、方言學、音韻學、南島語、漢藏語歷史比較等方面的突出貢獻。

在漢語史方面，介紹丁老師的文章〈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2008：1-17）。從本文特別可以看出丁老師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獨特思維，開頭就點出研究漢語音韻史的兩條主線，一條是整理古文獻，用現代語言學詮釋並賦予新意；另一條是調查漢語方言整理語音系統，用歷史語言學的方法擬測古音。前者成績可觀，後者還有待加強。至於兩條主線如何交匯，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這篇文章列舉了三大難解的問題，依序是《切韻》的性質和價值、中古三等韻的來源、重紐的糾葛。

第一個問題是從方法論反駁羅杰瑞和柯蔚南（1995）的四點說法，¹丁老師認為《切韻》的音系雖不是一個活方言，但融合了南北兩個方言，一個是北方的鄴下（洛陽）音系，另一個是南方的金陵音系。《切韻》

1 Jerry L. Norman and W. South Coblin (羅杰瑞、柯蔚南),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5.4 (1995): 576-584.

的音系是由兩個大方言拼湊而成，加上五家韻書韻類的區別，金陵音系也就是梅祖麟院士經常提到的古江南方言、江東方言。² 論辯的關鍵點在於：隋代的讀書音與白話音距離是否很遠。丁老師認為當時文白差距很小，論據一是《切韻》成書於西元 601 年，八年後（609 CE）科舉考試首次設置明經、進士兩科，從此之後讀書音跟方言不合，某些方言就產生了大量的文白異讀。論據二是《顏氏家訓·音辭》幾乎沒有提到文白之異，推測當時說話讀書是很相近的，可能跟大多數的官話方言類似。依照丁老師的推論，也就是《切韻》問架和方言字音可擬測當時兩大音系，那麼《切韻》音系的價值就非常高了！

第二個問題是中古三等韻的來源。《切韻》三等韻佔全部韻數的 49%，其來源有五種說法，分別是：長元音、兩種 -j-（一早一晚）、短元音、上古三種音節中的普通音節、-j- 介音。丁老師的思路是從《詩經》押韻的韻例和諧聲聲符通用的例字數量加以判斷優劣。首先觀察三字以下的韻組，三等字單押 431 條，跟他等字混押 622 條；四字以上的韻組，單押 49 條，混押 388 條；一、二、四等字分別單押的比數不高，四字以上的韻組尤其少。由此推論：1. 三等字沒有單獨成為一類的傾向。2. 一、三等字混押特別多，不像長短音，也不像有音節的不同。3. 二、四等字單押少，因為原本字就少。4. 二等字既可混押一等字，又可混押三、四等字；一、二、三等字混押的例子也不少。從諧聲聲符來看，一、三等字同屬一個諧聲聲符的例子比比皆是，若三等韻是長元音或短元音，是不可能相混的。如果採用介音的說法，三等韻是 -j-，都不會影響到諧聲和押韻。至於為什麼三等字特別多，丁老師認為來源不止一個，除了 -j- 介音之

外，可能跟複聲母有關，例如 -r- > -l- > -j-。

第三個問題是重紐的糾葛。從材料上觀察重紐的現象有四個：1. 它們只出現在《切韻》三等韻。2. 重 3、重 4 不互作反切上字，但都用普 3 作反切上字。3. 重 3 又音是普 3，重 4 又音是純 4（李榮 1956：140）³。4. 《慧琳一切經音義》（八世紀）重 3、重 4 也不互作反切上字，重 3 和普 3 往來，重 4 和純 4 混用（謝美齡，1990：90）⁴。針對這四種現象，可以有以下的解釋。1. 重 3、重 4 和普 3 屬於三種類型。2. 聲母仍然屬於同一類。3. 跟元音、韻尾無關。由此推論最大可能是介音的差異。如果重 4 有介音，它跟純 4 混用，表示純 4 也必然有介音。關於董同龢和龍宇純的矛盾，丁老師調和二家之說，認為前者是早期系聯，舌齒音跟重 4 串聯，後者是晚期韻圖，舌齒音跟重 3 並列。⁵ 在音值構擬方面，丁老師觀察梵漢對音、高麗譯音、漢越語譯音的材料提出自己的見解。梵漢對音重 3-r-、重 4-y-，表示二者皆有介音。高麗譯音重 3 唇音 p- 或 p^h-，牙喉音 ʍ 或 u；重 4 -i- 介音或 i 元音，無後高元音。重 3 唇音跟諧聲字有關，牙喉音為後起的變化；重 4 顯示有介音 -i-。漢越語譯音重 3 P-、重 4 T-，重 4 的變化是一種唇音顎化的現象，其要件是 -i- 介音。丁老師引述《顏氏家訓·音辭》的一段話「岐山當音為奇，江南皆呼為神祇之祇。」說明江南人不分重 3（岐、奇）和重 4（祇），而北方仍然可以分辨。至此，丁老師認為普 3-j-、重 3 -rj-，重 4 和純 4 都是 -i-。文末依照李方桂上古音系統，⁶ 將重紐各韻到中古的演變列舉出來。有待解決的問題是：中古音要分為兩個音系（金陵、鄴下），但尚未擬出整套音值，因此無法具體說明重紐介音如何影響元音演變的方向。⁷

2 梅祖麟，〈方言本字研究的兩種方法〉，《吳語和閩語的比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頁 1-12。梅祖麟，〈閩語、吳語和南朝江東方言之間的關係〉，「第六屆國際閩方言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

3 李榮，《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 140。

4 謝美齡，〈慧琳反切中的重紐問題〉，《大陸雜誌》81.1（1990），頁 34-48。

5 董同龢，《廣韻重紐試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3，1945），頁 1-20。龍宇純，〈廣韻重紐音值試論——兼論幽韻及喻母音值〉，《崇基學報》9：2（1970），頁 161-181。

6 李方桂，〈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971），頁 1-61。

7 對照龔煌城院士的擬音，重 3 *-rj- > -ʍ-，重 4 和普 3 是 -j-，純 4 是 -i-。高麗偏北方，漢越偏南方，或許龔院士的擬音偏向鄴下音系，

在方言學方面，介紹丁老師的文章〈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2008：157-166）。丁老師主張漢語方言的分區條件在學界已成定說，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分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分次方言，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⁸這篇文章比較特別的是：用九個特字就能夠區分漢語七個大方言區。首先丁老師引用趙元任對特字所下的定義，意指有一些特別的字在各地方言中不但讀的音值不同，它的音類也不一致。⁹丁老師在選字方面建立了兩個條件，第一是常用字，第二不是名詞。名詞容易借用，因此不能選入。簡單來講，就是只能挑選不容易借用的常用字。其次，丁老師歸納出特字產生的七點原因，分別是：韻書漏收、讀音後起、讀半邊字、受常用字影響、避諱、存古、音變的遺留。接著進入研究的階段，例如「借」字屬於去聲禡韻，唯讀閩語讀入聲，來自《廣韻》資昔切，屬於存古，不算例外。「醒」字屬於心母，唯讀閩語白話讀送氣的塞擦音聲母，這是不合於演變的特字。從「不合於演變」的角度觀察漢語方言的特字，官話方言的「特^{tʰ}、僕^{pʰ}」、吳語的「潰^{g-}」、湘語的「挑^{t-}」、客語的「劑^{ts-}、肥^{pʰ-}」、贛語的「劑^{t-}、肥^{f-}」、粵語的「剝^{m-}」、閩語的「借^{-k}、醒^{tsh-}」，這九個特字能夠區分漢語七個大方言區，因此文章的副標題寫道「一致的例外」。至於官話方言中的晉語是否需要獨立出來，丁老師從特字的角度來看是不需要的。例如：「季」字開口、「憶」字去聲、「跑」字上聲，在官話區和晉語區都是一樣的。

在音韻學方面，介紹丁老師的兩篇文章，一篇是〈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1998：2-32），另一篇是〈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1998：33-41）。¹⁰丁老師的思路是從現代漢語的單音節的語位入手，T / (C) (S)

V{C,S}，從聲調類別來看，往中古和上古溯源都是四個，因此分子T（聲調）可省略。（C）的小括號是指現代漢語有些零聲母不算輔音，但中古影母喉塞音、喻三古歸匣、喻四古歸定，沒有零聲母，中古乃至上古就是C（輔音），上古在C的前後有複聲母，也就是（C）C（C）。現代漢語V（元音）之後可能出現C（輔音）或S（半元音），其中的S上溯中古音時有半元音性-i或-u的韻母特別多，嚴格標記應該是-j或-w。現代漢語陰聲韻母有入聲來源者17個，引證Stimson（1962:381）的研究成果，在91個有兩讀的入聲字中，有42個收-i或-u，而且原來有-k尾。¹¹因此丁老師修改後寫出上古的音節結構為：（C）C（C）（S）（S）V C。若不含括號就是簡化的結構CVC，換言之，上古漢語是一個沒有開音節的語言。這個看法跟王力（1958）、陳新雄（1972）、Bodman（1978）、龍宇純（1998）等學者是不一樣的，¹²丁老師也一一回答質疑的問題。其思路清晰，舉證翔實，環節緊緊相扣，可信度很高。例如引用域外借字突厥語碑文中有Cigsi，就是漢語的「刺史」。「刺」在上古正是tshjig。此官名始置於西漢武帝元封五年（B.C. 106），「刺」這個語音有-g尾，從漢代一直保留到唐代，但「史」在末音節，可能是造成陰聲韻尾丟失的主因。

在南島語研究方面，介紹丁老師的文章〈古卑南語的擬測〉（2008：457-511）。結論很簡單，就是從古卑南語到今天的六個方言點，未變的音位有17個，已變的有5個。比較特別的是丁老師的思路，他除了想改正前人記音的錯誤之外，還有三個積極的目的。第一個目的是過去直接引用語料不夠精確，應該要重視一些中間語言的層次；其次是以百年為單位，詞彙最容易改變，其次語音，最難改變的是語法。過去詞彙統計法的變數太

而丁院士的擬音偏向金陵音系。

8 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166-187。

9 趙元任、丁聲樹、楊逢時、吳宗濟、董同龢，《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8），頁1494。

10 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11 Hugh M. Stimson, "Ancient Chinese -p, -t, -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 38.4(1962): 376-384.

12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58）。陳新雄，《古音學發微》（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研究論文第187種），1972。

Nicholas C. Bodman, "Old Chinese Reflexes of Sino-Tibetan *-ʔ, -k and Related Problems," paper presented to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1978. 龍宇純，〈上古音芻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6）：331-397。

多，應該從語音或語法系統入手找出「對小對比」才比較可靠；第三是西方語言學家的語言分析理論基於英語或印歐語，未必適合漢語或南島語，例如 [ʔ] 這個語音 Chomsky and Halle (1968: 303) 認為是滑音 (glide)，¹³ 但丁老師和李王癸院士認為是純輔音。¹⁴

丁老師利用李王癸院士設計的表格（約一千字），親自到臺東進行田野調查的工作。先後到六個方言點，包括：南王、檳榔、初鹿、建和、利嘉、知本，兩年後再覆核語料，南王村跟其他五個村差異較大。丁老師採用「徵性表」總括這六個方言中可能有的不同的音位，比較特別需要補充說明的地方有五點。第一點是用 syllabic（元音化輔音）代替 vocalic（母音），鼻音和流音這兩類音，前者是 [-Voc]，後者是 [+Voc]，但這兩類音在漢語和南島語可歸為一類，因此改用元音化輔音這個徵性；第二點是認為 [ʔ-] 和 [h-] 這兩個語音不是滑音而是純輔音；第三點是 [β-] 和 [v-] 這兩個語音在卑南語各方言中沒有同時出現為不同音位，因此可用歷史音變或語音對當的方式加以合併；第四點 [r-] 和 [z-] 這兩個語音的徵性群很接近，其區別徵性是舌位的高低，前者是 [-High]，後者是 [+High]。第五點是徵性表看起來很複雜，是因為總括六個方言中可能有的不同的音位。若是分別對應個別的方言，則看起來簡單清楚。

根據這六個方言語音對當的情形，丁老師擬測古卑南語的音系，結論是跟南王方言系統完全一樣。丁老師處理一些枝節問題的思維方式值得吾人學習。例如 [i] 和 [ə] 這兩個語音的對當問題，丁老師認為 i 元音是古卑南語，ə 元音是後起音；演變的過程是 i 元音弱化之後，促使高元音央化。又如 [u] 跟 [i] 和 [ə] 這兩個語音的對當問題，丁老師認為 u 元音是後起音，i 或 ə 元音是受後一音節 u 元音同化作用的影響而變成 u 元音。

在漢藏語歷史比較方面，丁老師比較重要的著作是

《漢台語同源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這本書。這裡的「臺語」並非臺灣地區的閩南語，而是沿用李方桂先生的用字，一般為了具有區別性，改用「傜語」指稱，屬於壯侗語系，分布的區域在東南亞和大陸南部。¹⁵

丁老師在自序中提到在翻譯李方桂先生《比較台語手冊》這部英文書時，發現原始臺語跟漢語上古音有許多關係詞，整齊的對應不像是偶然的借詞。例如聲母 p- 的部分，列出漢字「壩、百、分、報、板、餅、八、剝」之後，立刻發現對當清楚，漢語聲調的平上去入對應臺語的 ACBD。沿著這個方向，丁老師找到了兩百多條關係詞，也就是書中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同源詞譜」。

對當找出來之後，如何判斷是同源詞還是借詞，丁老師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提出了實用且有效的主張。這個主張是通過閩語的核心詞明瞭跟同源詞有密切的關聯性，在第七章「閩語核心詞的啟示」（p.82），丁老師解釋為何不採用 Swadesh（1955）的基本詞匯說，¹⁶ 然後寫出自己的見解。他說：「討論漢臺語及漢語關係的學者，有的人用關係詞、同源詞，有的用核心詞、基本詞。……在這裡，我把核心詞局限於名詞——人體器官不同的名稱，以及動詞——五官及肢體的動作」。

第六章分析漢臺語同源論的反面意見，主要是梅祖麟、龔煌城兩位院士的上古音對談之後，龔院士改變了原先的看法，認為不是同源。¹⁷ 丁老師從六個方面回應，依序是：無法解釋的同源詞、漢藏與漢臺不一樣的同源詞、漢臺語的元音差異、剝隘土語跟漢語的聲調對當關係、漢臺語的清濁對應與漢語聲調的借入時代、漢語次濁為何借入臺語的「清」。於是在第八章結論中，總結同源詞譜中整齊的對當有 180 條，零散的對當有 30 條，一共是 210 條，即使扣除不可靠的詞條，至少還有 168 條。這樣大數量的同源詞，難以只說是沒有親屬關係的借詞。另外，用層次的觀念提出解決 r- 和 l- 在漢語跟臺

13 Noam Chomsky and Morris Halle,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pper & Row, 1968), 303.

14 Jen-kuei Li (李王癸), "Rukai Structure," 《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64(1973):12。

15 詳閱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傜語](https://zh.wikipedia.org/zh-tw/傜語)。

16 詳見維基百科，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zh-tw/ 斯瓦迪士核心詞列表](https://zh.wikipedia.org/zh-tw/斯瓦迪士核心詞列表)。

17 梅祖麟、龔煌城，〈上古音對談錄〉，《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 1 輯，漢語方言（1992），頁 665-719。

語之間的對當問題。簡單來說，漢語遠古（上古早期）**r- 到上古（晚期）變成 *l-，到中古維持來母的 l-；漢語遠古（上古早期）**l- 到上古（晚期）變成 *r-，到中古維持喻四的 j-。對應顯示的正是層次的不同。原始臺語的演變有平行的現象可為佐證，早期 *r- 後來變成北支方言的 l-，如同漢語來母的演變模式。

丁老師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其總綱是「誠恕」二字，丁老師特殊的理解及實踐，非常值得吾人效法！從學術和做人的角度來看，所謂「誠」就是不隱瞞反對你的說法與證據，若真的無法解釋也要如實回應，看看他人能否幫你解釋。從長期的行政工作經驗的角度來看，所謂「恕」就是替別人著想，仔細聽他的抱怨，然後從公家的立場解釋為何如此做，以致於他所受到的待遇是什麼，再判斷是否受到委屈，需要協助。

丁老師生平最看重什麼呢？筆者想從兩件小事說起。第一件事發生在 2019 年 7 月 13 日，丁老師、師母、筆者和內人，四人在臺北銀翼餐廳聚餐。筆者問老師「金婚」的祕訣是什麼？老師回答「自主分工」，接著舉例：師母燒菜煮飯，老師就會主動清洗碗盤。這件事給筆者的啟示是：真愛就要在真實的生活中體現心意，不是口頭上的甜言蜜語。心存感恩，不要以為親人對你的照顧都是應該的。

第二件是當年筆者找丁老師指導碩士論文，先是請當時所長引介。這個機緣非常巧合，因為丁老師那一年應邀到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開課，內容偏向漢語方言。而筆者正巧趕上機會選修丁老師的課。國文系圖書館有一批清代的線裝書，筆者當時覺得很好奇，翻閱之後發現其中有一部分是清代的韻書韻圖，看到一部書，表面上是「音韻通例」，但是觀察其聲母和韻母的格局，跟某個官話相似度很高。於是筆者將韻圖中出現的代表字數了一遍，共計 1,614 個字。當時電腦尚未流行，治學方法仍以卡片為主，因此筆者就製作了 1,614 張卡片，每個字上面記錄早期韻書和晚期韻書的反切，並寫上個人思索的一些想法。原先以為所長已經跟丁老師推薦，應該會非常順利。沒想到跟丁老師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辦公室見面之後，丁老師從很多方面提問，筆者口拙，大部分的問題不知如何回答，心想大概沒希望

了。幸好丁老師注意到筆者帶了一盒卡片，就問筆者卡片裡寫了什麼東西。筆者回答這是某部書前面韻圖部分的 1,614 個韻字，老師看了卡片上的反切和札記，竟然就奇妙地答應了。這件事給筆者的啟示是：老師看重的是做學問要從原始資料下功夫，不要拾人牙慧，要有明確的數字和分析，不是空泛的理論說明。

筆者在 1989 年獲得碩士學位，丁老師給筆者具體的指導意見就是：中國音韻學的研究跟方言學是一體相連的學問。傳統的音韻資料只能顯示各代語言的間架，方言的音類與音值則給這個間架提供翔實的內容。在音韻學史上，陸法言《切韻》代表當時哪一個方言的音系，是不是只代表一個音系，到現在還有爭論。其他各代的韻書韻圖有的大體已有定論，有的仍待探索。從韻書韻圖編者的出發點來設想，編者自己一定說一種或一種以上的方言。當他把資料編纂成書的時候，一定有實際的語音作為憑藉。完全依靠文獻資料及紙上作業，恐怕很不容易寫成一部韻書，編成一本韻圖。

筆者在 2003 年申請到了吳方言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補助，中間過境香港。當時丁老師正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擔任院長，筆者跟老師聯繫之後就去拜訪。原先以為只是敘敘舊，手邊沒有帶準備研究的資料。老師問筆者到香港停留幾天，筆者照實回答只有兩天，接著要到中國大陸發表論文，然後進行方言研究。沒想到老師很關心地問筆者相關的調查工具是否齊全，理想的發音人是否已找到，當地的住宿如何安排……，一連串的問題讓筆者頓時覺得自己還要努力和精進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回想 2014 年臺大中文系七十週年系慶，筆者也受邀返回母校，當時有一張丁老師、師母和楊秀芳老師的合照，老師笑得很燦爛，像陽光一樣散發出熱情和自信。丁老師至情至性，對師母「一生知己誠難得，紙短情長不老仙」，對學生更是照顧有加！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丁老師門下高材生如過江之鯽，獨占鰲頭的知名學者比比皆是。筆者雖不才，後來博士畢業後也在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執教二十餘年，這期間發表聲韻、方言的論文有數十篇，至少科研工作並沒有怠惰。祈願 老師在天之靈，看到門人的傑出表現，能夠含笑九泉！

孫景濤先生以及丁老師的好友和門生原先計劃在2016年出版丁老師八秩壽慶論文集，但一直到2018年才正式出版，書名是《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丁邦新先生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群有何大安、姚玉敏、孫景濤、陳忠敏、張洪年等，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筆者除了寫一篇文章祝壽之外，更負責編寫和校對老師的生平著作目錄，心中壓力頗大。孫先生詢問了丁老師的意見，2016年6月17日來信表示，除了小修初稿幾處文字之外，丁老師回信給孫先生表示高度肯定，筆者這才放下了心中的大石頭。為了推廣丁老師的學術著作，因此以下列出論文集的附錄「丁邦新先生著作目錄」(pp.923-929)，以供學界人士參考。筆者輯錄的部分只到2016年，大陸出版社改動了一些原稿的文字，例如「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被改為「臺灣當局新聞處」；期刊論文與專書論文類的中文部分的文章出版年被移到了後面，跟英文文章不一致。這樣的改動有點失真，本文依照原稿APA格式呈現。另外何大安院士在中研院紀念丁老師的網頁上補充一些新的資料，也一併收錄。

1. 專書類

1.1 中文部分

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臺中：臺灣省政府新聞處，1970；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再版，1980年三版。

丁邦新：《儋州村話：海南島方言調查報告之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4，1986。

丁邦新：《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丁邦新：《一百年前的蘇州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丁邦新：《中國語言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丁邦新：《半個古典詩人的獨白》。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2014。

丁邦新：《音韻學講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丁邦新：《音韻學問答》。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丁邦新：《千石齋詩稿》。臺北市：臺大藝文中心，2020。

1.2 外文部分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音韻研究).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 主編之專書及譯著

2.1 中文部分

丁邦新主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臺北：食貨出版社，1974。

丁邦新譯《中國話的文法》。趙元任原著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又見於《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丁邦新、余霽芹主編《語言變化與漢語方言：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及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2000。

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一）漢藏語研究的歷史回顧》，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0。

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二）漢藏、苗瑤同源詞專題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1。

丁邦新、張雙慶主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三）漢藏語研究的方法論探索》，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4。

丁邦新、余霽芹主編《漢語史研究：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外編之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5。

丁邦新主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丁邦新、孫宏開主編《漢藏語同源詞研究（四）侗台語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11。

丁邦新譯《台語比較手冊》，李方桂原著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

丁邦新主編《李方桂全集》（共13冊），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

2.2 外文部分

Ting, Pang-hsin, ed. 1999.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4.

3. 期刊論文與專書論文類

3.1 中文部分

丁邦新. 1959. 〈檜風素冠之詩非刺不能三年之喪辨〉，《幼獅學報》2.1: (9) 1- (9) 32, 左 7-8。

丁邦新. 1966. 〈如皋方言的音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6.1:573-633。

丁邦新. 1967. 〈臺灣高山族沙語研究音韻之部〉，《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下冊，913-932。臺北：清華學報社。

丁邦新. 1969. 〈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兩成分間的聲調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2:155-174。

丁邦新. 1971. 〈中國文字與語言的關係——兼論中國文字學〉，《清華學報》9.1-2:148-159。

丁邦新. 1975. 〈平仄新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7.1:1-15。

丁邦新. 1975. 〈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7.1:17-52。

丁邦新. 1975. 〈從聲韻學看文學〉，《中外文學》4.1: 1-20。

丁邦新. 1976. 〈從音韻論柏梁臺詩的著作年代〉，《總統蔣公逝世周年紀念論文集》，1223-1230。臺北：中央研究院。

丁邦新、何大安、楊秀芳、顧百里、羅肇錦. 1977. 〈閩語方言研究選目〉，《中國書目季刊》11.2:B1-B41。

丁邦新. 1978. 〈問奇集所記之明代方音〉，《中央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2: 577-592。

丁邦新. 1978. 〈論上古音中帶卜的複聲母〉，《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601-61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丁邦新. 1978. 〈古卑南語的擬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9.3:321-392。

丁邦新. 1978.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序〉，《重刊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丁邦新. 1979.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4:717-739。

丁邦新. 1980. 〈澎湖語彙〉，《中國書目季刊》14.2: 167-240。

丁邦新. 1980. 〈從漢語方言現象檢討幾個辨音徵性的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4:607-614。

丁邦新. 1981. 〈中國的語言〉，《中華民國文化發展史》

第三冊，1009-1099。

丁邦新. 1981. 〈元曲韻字示意說之探討〉，《臺靜農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821-842。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丁邦新. 1981. 〈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檢討〉，《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267-283。

丁邦新. 1981. 〈與中原音韻相關的幾種方言現象〉，《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4:619-650。

丁邦新.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14.1-2:257-273。

丁邦新. 1982. 〈中國音韻學與語文教學〉，《中日中國語言教學研討會論文集》，93-104。

丁邦新. 1983. 〈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 *g-〉，《漢學研究》1.1:1-8。

丁邦新. 1984. 〈吳語聲調的研究〉，《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5.4:755-788。

丁邦新. 1986. 〈十七世紀以來北方官話之演變〉，《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5-1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丁邦新. 1987. 〈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師大國文學報》16:59-66。

丁邦新. 1987. 〈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8.4:809-841。

丁邦新. 1988. 〈吳語中的閩語成分〉，《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3-22。

丁邦新. 1989. 〈漢語聲調的演變〉，《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395-408。臺北：中央研究院。

丁邦新. 1990. 〈華語研究的展望〉，《第二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理論與分析篇》上冊，1-12。臺北：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

丁邦新. 1991. 〈聲韻學知識用於推斷文學作品時代及真偽之限度〉，《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1:241-253。

丁邦新. 1992. 〈漢語方言史和方言區域史的研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一）漢語方言》，23-39。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丁邦新. 1993. 〈以音求義，不限形體——論清代語文的最大成就〉，《第一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9-23。高雄：國立中山大學。

- 丁邦新. 1994. 〈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二) 歷史語言學》, 21-36。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丁邦新. 1995.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 414-419。
- 丁邦新. 1996. 〈書評: 中國語言地圖集〉, 《國際中國語言學評論》1.1:89-92。
- 丁邦新. 1997. 〈漢語詞序問題札記〉,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四) 語言類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55-162。
- 丁邦新. 1997. 〈重紐的介音差異〉, 《聲韻論叢》第6輯, 37-62。
- 丁邦新. 1998. 〈漢語方言接觸的幾個類型〉, 《語言學論叢》第20輯, 頁149-165, 1998年; 並收錄於《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北京: 商務出版社, 1998年。
- 丁邦新. 1999. 〈上古音聲母 *g 和 *ɣ 在閩語中的演變〉.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Ting Pang-Hs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4, pp. 247-261.
- 丁邦新. 1999. 〈七言詩的起源〉, 《國學研究》1999年第6期, 319-326。
- 丁邦新. 1999. 〈如皋方言裡完成貌詞尾的詞音位變化〉. In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s.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un.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p. 241-246.
- 丁邦新. 2000. 〈論有關聲韻學的幾項研究〉, 《聲韻論叢》第9輯, 1-16。
- 丁邦新. 2000. 〈論漢語方言中「中心語——修飾語」的反常詞序問題〉, 《方言》, 2000年第3期, 194-197。
- 丁邦新. 2000. 〈漢藏系語言研究法的檢討〉, 《中國語文》, 2000年第6期, 頁483-489。
- 丁邦新. 2000. 〈漢語音韻史上有待解決的問題〉, 《古今通塞: 漢語的歷史與發展》1-21。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臺北: 中央研究院。
- 丁邦新. 2000. 〈中國語言學與趙元任〉, 《文化的饒贈——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論文集》, 431-436。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丁邦新. 2001. 〈從詩經「其雨」的用法看卜辭中命辭的性質〉, 《臺大文史哲學報》54:37-44。
- 丁邦新. 2002. 〈從特字看吳閩關係〉, 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85-9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丁邦新. 2002. 〈中國文學中的語言問題〉, 李焯然編《漢學縱橫》, 15-27。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 丁邦新. 2002. 〈漢語方言中的「特字」——一致的例外〉,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1:1-15。
- 丁邦新. 2002. 〈《蘇州同音常用字彙》之文白異讀〉, 《中國語文》2002年第5期, 423-430。
- 丁邦新. 2002. 〈上古漢語的構詞問題——評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語言學論叢》第26輯, 1-11。
- 丁邦新. 2005. 〈論漢語和台語的關係——李方桂漢台語同源論的檢討〉, 《紀念李方桂先生百年冥誕論文集》, 9-25。臺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丁邦新. 2005. 〈漢語方言層次的特點〉, 《永遠的 POLA: 王士元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141-148, 臺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丁邦新. 2005. 〈說「五」道「六」〉, 《民族語文》2005年3期, 1-6。
- 丁邦新. 2005. 〈方言詞匯的時代性〉,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2.5:137-138。
- 丁邦新. 2006. 〈北京話文白異讀和方言移借〉, 《門內日與月: 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1-8。臺北: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 丁邦新. 2006. 〈從歷史層次論吳閩關係〉, 《方言》2006年第1期, 1-5。
- 丁邦新. 2006.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 《中國語言學集刊》1.1:1-14。
- 丁邦新. 2008. 〈漢藏語中的基本數詞〉, 《歷史語言學研究》第1輯, 17-26。
- 丁邦新. 2008. 〈從《切韻》的結構擬測中古音系介音及元音的原則〉, 《中國語言學集刊》2.2:1-14。
- 丁邦新. 2010. 〈閩語札記二則〉. In *Studies in Honor of Jerry Norman*, eds. W. South Coblin and Anne O. Yue. The Ng Tor-tai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pp.11-18.

- 丁邦新. 2011. 〈論散文的抑揚頓挫〉, 《長庚人文社會學報》4.2:223-264。
- 丁邦新. 2011. 〈蘇州話文白的性質〉,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1:81-94。
- 丁邦新. 2012. 〈漢語方言中的歷史層次〉, 《中國語文》2012.5:387-402。
- 丁邦新. 2013. 〈再論閩語白話音從古漢語分支的年代〉, 《中國語言學集刊》7.1:3-13。
- 丁邦新. 2014. 〈漢與唐宋兩代若干常用動作動詞的比較〉. In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Dialect, Phonology, Transcription and Text*, eds. Richard Simmons and Newell Ann Van Auke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pp. 37-51.
- 丁邦新. 2014. 〈上古陰聲字濁輔音韻尾存在的證據及其消失的年代〉, 《政大中文學報》21:1-10。
- 丁邦新. 2014. 〈漢字的生命〉《語言學論叢》50:237-248。
- 丁邦新. 2015. 〈Lapsang Soochong Tea 小考〉《中國語文通訊》2015.1:1。
- 3.2 外文部分
- Ting, Pang-hsin. 1979. "A Note on Tone Change in the Ch'ao-chou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0.2: 257-271.
- Ting, Pang-hsin. 1980. "The Tan-chou Dialect of Haina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8: 5-27.
- Ting, Pang-hsin. 1980. "Archaic Chinese *g, *gw, *y, and *yw." *Monumenta Serica* 33: 171-179.
- Ting, Pang-hsin. 1980. Review: F.S. Hsueh, *Phonology of Old Mandarin*.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0.1: 94.
- Ting, Pang-hsin. 1982. "Some Aspects of Tonal Development in Chinese Dialect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3.4: 629-644.
- Ting, Pang-hsin. 1983. "Derivation Time of Colloquial Min From Archaic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4: 1-14.
- Ting, Pang-hsin. 1984.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olloquial Min." *East Asian Languages* 2: 20-24.
- Ting, Pang-hsin. 1987. "Morphological Change of Personal Names in Saaroa Reflecting Changes in Social Status." In *Chinese-Western Encounter: Studies in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Festschrift for Franz Giet, SVD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5th Birthday*, pp. 383-384.
- Ting, Pang-hsin. 1991. "Some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Mandarin Dialects, in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3, pp. 187-236.
- Ting, Pang-hsin. 1994. "Dialectal Words as a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rivation Time of Dialects: An Example from Chinese." I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pp. 531-537.
- Ting, Pang-hsin. 1996. "Tonal Evolution and Ton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ese." In *New Horizon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s., C.-T. James Huang and Y.-H. A Li.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141-159.
- Ting, Pang-hsin. 1998. "Some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ng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In *Studia Linguistica Serica*, ed. Benjamin K. T'sou. Hong Kong: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27-37.
- Ting, Pang-hsin. 2002. "Morphology in Archaic Chinese: A review of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by Laurent Sagar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1: 194-210.
- Ting, Pang-hsin. 2002. "Monosyllabic Characters in Chinese: A Rejoinder to Professor Sagart's Repl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 404-408.
- 附錄
- 趙元任先生小傳 (pp.598-607)、「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先生 (pp.608-622)、《李方桂全集》總序 (pp.623-635)。